

文化 热点

泥火莲生：皮伟和他的荷花瓷

徐启峰



清风荷韵

中原大地，伏羲氏执矩之地，龙湖之水静卧千年，滋养出莲荷的王国。从《诗经·陈风》里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”的远古咏叹，到今日周口龙湖荷花节那灼灼其华的人间盛景，此地之莲，早已是根植于文化基因的生命图腾。正是在这片被羲皇灵气与千年荷风反复浸润的厚土上，一位执着的艺术家皮伟，以他手中的泥与笔，唤醒了沉睡的陶魂——荷花瓷，如一枝泥与火铸就的清莲，于古韵陈州再度绽放。

皮伟，这位成长于龙湖畔浸润于龙湖荷韵的工笔画家，心追工笔花鸟的细腻精微，神游于龙湖荷塘的婉约，“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的意

象，早已沁入他的血脉。然而，对于莲荷的表现，皮伟并未止步于纸宣绢素的传移模写，他把目光从纸墨转向窑炉，要让心中那朵最圣洁的莲荷，挣脱平面的束缚，在陶瓷这更为古老、更具时间深度的载体上获得永生。

荷花瓷的创生，每一步都是艺术与材料的激烈碰撞与艰难调和。宣纸的轻盈呼吸与陶瓷的坚实肌理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“皮肤”，如何能统一于一片莲荷的温柔？皮伟以工笔的耐心与敏锐，在泥坯上探索着一种“泥上纸意”。他反复尝试釉料与泥坯的干湿变化，让墨色在高温下仍能保留清透润泽的层次，如同捕捉一缕风在荷瓣上的短暂停留。

荷花瓷首展广州时，岭南知名学者、周口籍美术史论家李琰评价，二维世界的工笔画与立体的雕塑如何共舞而不相悖？这是荷花瓷审美形式的重要一环。皮伟深谙艺理同根，将工笔线条的韵律之美转化为支撑立体花叶的内在筋骨，将工笔画渲染的雅韵表现在立体花朵之上，以塑形化，以画入塑，让立体的荷花仿佛从平面的莲叶水墨背景中自然生长而出，打破了维度之墙，在空间里织就一曲虚实相生的莲之交响。

中国工笔画渲染那层层叠染的微妙可控性，如何与瓷窑窑变那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的莫测神工达成默契？这是“以有法追无法”的挑战。皮伟无数次在烈焰中领悟火的语言，既要精心预设釉料的流动方向，又需在高温下释放一部分控制，让窑火这位最古老的画师挥洒它的意志。最终，那莲花瓣尖的胭脂红晕、那荷叶上仿佛水墨晕开的青翠，仿佛是人力与天工共同签下的不朽契约。

绘画风格的清雅内敛与雕塑所需的体积张力，其风格语言的调和更是考验着艺术家的心性。皮伟在二者间寻找到一种高妙的平衡点——塑形取其神韵的饱满，而不坠于繁冗，画意则保其工致的风骨，更显空灵幽远。于是，荷花瓷的整体气韵得以贯通，如龙湖烟波上的一



荷塘月色

枝清莲，亭亭而立，静气拂人。平面与立体、水墨与釉彩、画意与塑魂，在火的洗礼中最终熔铸为一个和谐的整体。泥与火，这对最原始又最永恒的伴侣，在皮伟手中被赋予全新的东方诗性。

当荷花瓷带着窑火的余温立于世人面前，早已超越了一件精美器物的范畴。它是对龙湖千年荷魂的一次深情凝望，是陈州古陶基因在当代焕发的璀璨异彩。泥火莲生，皮伟以他的执着与悟性，在古窑的灰烬与龙湖的碧波之间，为我们寻回了一种可能——让传统在创新的烈焰中不焚而飞，化作永恒的清莲。这既是文化之根在当代土壤里不息萌蘖的韧劲，更是艺术灵魂在自我搏杀与淬炼后所抵达的澄明之境——恰如龙湖之水映照清莲，空明自在。



祥和